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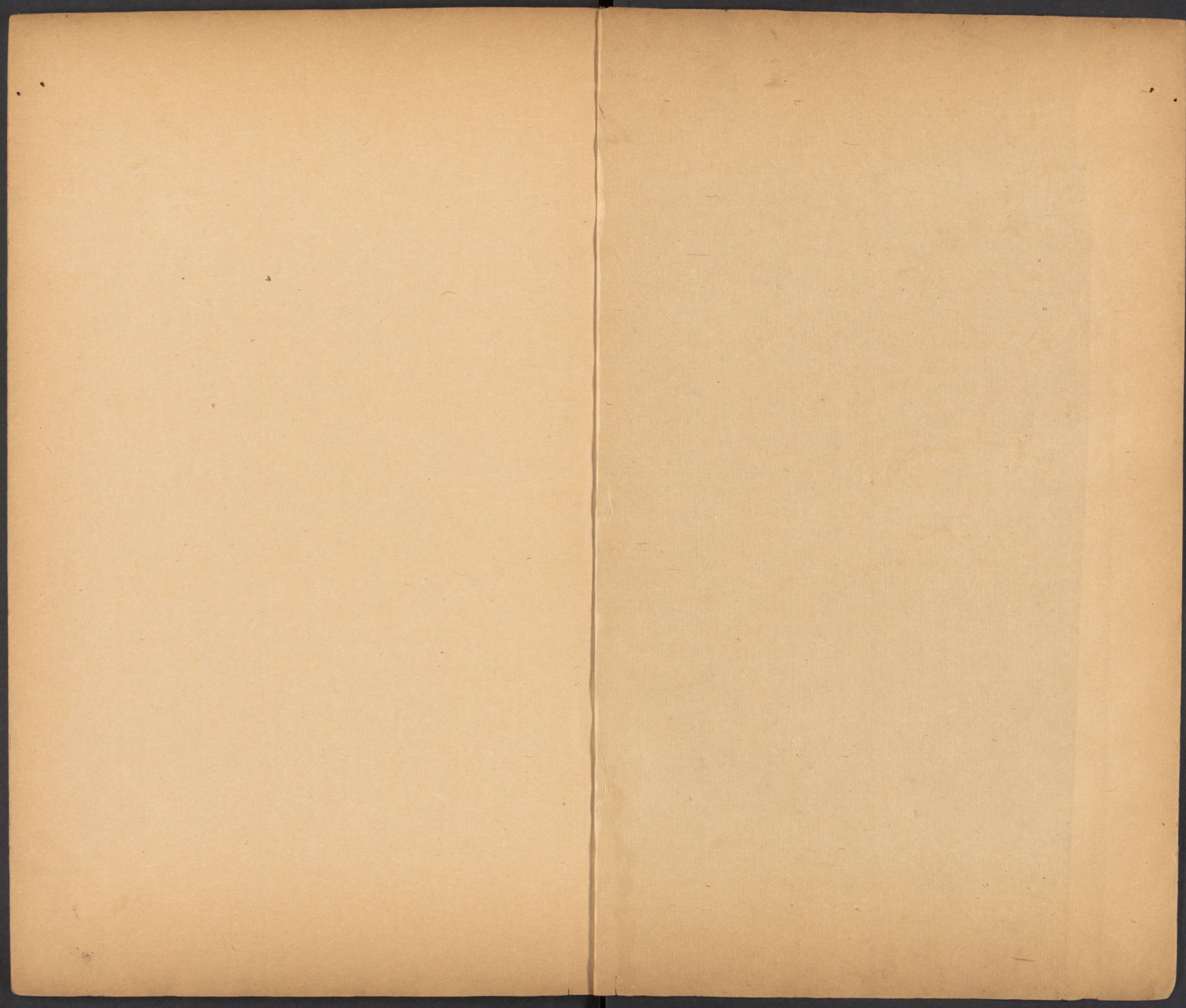
T 2511
8243

陳梁晉

儒林傳二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廿八之六



儒林傳第二

通志一百七

晉

范平

文立

陳邵

虞喜

劉兆

汜毓

徐苗

崔遊

范隆

杜夷

董景道

續咸

徐邈

孔衍

范宣

韋謏

范弘之

王歡

梁



伏曼容

子暉 暉子挺

何佟之 劉澄

嚴植之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虞僧誕

孔僉

盧廣

沈峻 舅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

陳

沈文阿

沈洙

戚衮

鄭灼

陸詡 賀德基

沈德威

全緩

張譏

顧越

龔孟舒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晉

范平字子安吳都錢唐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
 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素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
 從受業吳時舉茂材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
 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吳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
 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
 子爽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
 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常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
 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遊太學專毛詩三禮
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度爲游夏羅憲爲
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
守入爲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
孫流徙中畿宜見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次以傾吳人
之望事皆施行詔以立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犍爲程
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
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
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

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
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贛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
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
泰始中詔除給事中卒於官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
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
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
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

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
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明帝復下詔徵之喜仍辭
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
恒舉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
疏薦喜詔喜與尋陽翟湯並以散騎常侍徵又不起永
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禘室征西豫
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
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識緯
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爲志林三
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
豫自有傳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
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
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
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難
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
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
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

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注以正
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鞞騎
驢至北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北儒德道素青州無稱
其字者門人大怒北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北曰聞君大
學比何所作北荅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北說
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為辯釋疑者是非耳北別更立
意客一難北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北欲留之使人重呼
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北令
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北年六十六卒有五子

卓炤耀育臍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弈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
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
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朝躬
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
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
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唯毓不畜門人清淨自守
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一隅示之合三
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

年七十一卒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魯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忌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輒耕助營棺槨門生士於家即殮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并徵並不就武惠時討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塹露車載尸葺席尾器而已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靖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氏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爲廢疾泰始初武帝錄叙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

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淵僭位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范隆字玄嵩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動行路單孤無緦功之親踈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祕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

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失所在後與紀依于劉淵淵以隆爲鴻臚紀爲太常並封公隆死于劉聰之世聰贈太師

杜夷字行齊廬江灑人也世以儒學稱爲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筭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太傅東海王

越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
循爲賢良夷爲方正上疏稱述其能敦於是逼夷赴洛
夷遂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爲參軍夷
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爲起宅宇供其醫藥
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遣令營
邱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夷尋以胡寇
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贍之元帝爲丞相教以夷爲儒
林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嘗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
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

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
又除國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
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
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
國有大政恆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不
許太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謚曰貞子夷臨終
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舄之飾未嘗
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
須苟取矯異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晏仕至

蒼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
俗多浮僞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授高平相授子潛右
衛將軍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唯
書輒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
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
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
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蟲猛獸皆循繞其傍
是以劉淵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廬于渭
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
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群言
高才善文論又脩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
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爲從事中郎後遂没于
石勒勒以爲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
于公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
九十七死于石虎之世虎贈儀同三司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

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
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
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
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
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
侍帝雖口不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
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馭西省前後十年每被
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
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每

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
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及謝安薨
論者多有同異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
進謝石爲尚書令玄爲徐州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
廟迭毀禮皆有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
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
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
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

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是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數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網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

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

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

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

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伏生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及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

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李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宮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

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大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太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擢堪為光祿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為

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於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嘗騎至山陽勅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朞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廬江太守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聲譽過之元帝以為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
捧手改容人問痛邪荅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
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
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
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太尉郗鑒命
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
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
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
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

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
爲高僕誠太儒然丘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
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
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知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
人莫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嘗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
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
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
授嘗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
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

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教授爲事義熙中
連徵不至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群言祕要
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爲黃門郎後又入于石虎署
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爲廷尉識
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爲侍中再爲
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
伏林二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
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冉閔又署爲光祿

大夫時閔拜其子胤爲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麻
卜謏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
羯本爲仇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
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忸而况千
乎願誅彝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誠也閔
志在緩撫銳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
陽謏性不嚴重好徇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
陽曰我高我魯重光累徵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
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敬尊亦正值

軟抵耳謏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爲嗤笑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爲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階藉門陰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勲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

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源本以絕其流末漢文襲弋締之服諸侯

充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
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
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
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
溫之黜以爲國典仍多叙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
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寵三怨交
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及王珣
書極論前事辭旨憤懣然竟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
杭令年四十七

王歡字君石并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
當正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
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
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通儒至慕容暉襲僞號
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暉爲符堅所滅歡
死於長安

梁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
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

善老易個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
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驃
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晏容
執經晏容素美風采明帝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
畫叔夜像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
言玄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絕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
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
為其禮難備不從仕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
軍王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

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
明帝不重儒術晏容宅在瓦棺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
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
司徒司馬出為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晏
容多伎術善音律射御風角醫藥莫不閑了為周易毛
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
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
鄣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暉令得養焉武帝
踐阼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

知五禮事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
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
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懷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
如永陽時人有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
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
海寧竝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
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
武將軍監吳郡事暉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
白遠累見擢暉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表

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為豫
章內史乃出拜書侍御史虞曠奏暉怨望要君請以大
不敬論有詔勿治暉遂得就郡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
國子博士未赴卒初暉父曼容與樂安任遥皆明於齊
太尉王儉遥子昉及暉竝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
已為司徒左長史暉獨滯於參軍事及終各位略相侔
暉性儉素車服屨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
時然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
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

爲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
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爲當時第一武帝
師至新林挺迎謁帝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爲征東行
參軍時年十八矣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
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罕有其比累
遷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
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貴勢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
隱靜後遂出仕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
乃變服出家名僧挺藏匿久之遇赦乃出太心寺會郡

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疏
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
知命以其父宦途不進怨朝廷後遂盡心侯景景襲郢
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筆及
景篡位以爲中書舍人權傾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獄
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爲邵陵王記室參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灑人晉豫州刺史憚六世孫也祖
邵之宋貞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
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

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
學士仕齊初為國子助教為諸生講喪服結草為經屈
手巾為冠諸公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建
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
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大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
凶禮則皆取決焉後為驃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佟
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
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為水滄有至性父母亡後常
設一屋晦朝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其孝

行于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為性彌好潔在縣埽拂取
路無橫草水翦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甚貞正善
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佟之自東昏即
位以其兇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廷武帝踐阼尊重儒
術以為尚書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
裨益天監二年卒官帝甚悼惜之故事左丞無贈官者
帝詔特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
子朝隱朝晦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散騎常侍植之

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
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
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爲廣漢王國右常侍仍
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斂徒
跣送喪墓所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爲康樂令
植之在縣清白吏民稱之天監二年詔求通儒脩五禮
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
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
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徒至聽者千

餘人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植之自疾後
便不受廩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
得成喪植之性仁慈好行陰德在閤室未嘗怠也少嘗
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
六日而死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
行見患人卧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
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
其人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
之所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温人也晉譙王承七代孫祖亮宋
司空從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遙光使
掌文記遙光之敗曹虎入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
君宜見殺虎叱令速去荅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
以義師爲賊虎捨之去尋兵至見殺筠少孤貧好學師
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爲瓛器及長博通經術充明三
禮天監初爲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
成國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
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
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彦先稱慈母之子不
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
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
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
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
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
事捨又曰禮云縞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
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
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旣朝命所加得

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
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
是會經文武大議帝由是勅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竊
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
坊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
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
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
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
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

於鄉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
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鄉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
此服况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武
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
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
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
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
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
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

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曰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寔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和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

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繆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母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筠後爲尚書左丞卒於始龔內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曲阿

令

卞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晉驃騎將軍壺六世孫也父
倫之齊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及
長編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天監
中爲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
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
華乃通焉位尚書儀曹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編習五經尤精三禮
二傳靈恩先在北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

武帝重其儒術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
教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
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奭亦好其學靈恩先
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
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
杜學因作中杜難服以荅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
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
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
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史還除國子

博士講衆尤盛又出爲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註毛詩
二十二卷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
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
論語講說並數十篇生徒亦數百人三爲五經博士後
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於政術在縣無績太
清亂卒於家子淑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
元素又習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少明

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仕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
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
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
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爲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
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
或昏睡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後出都遍遊講肆遂
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
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禮立義

則周官一書實為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
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
沈峻特精此書皆時開講肆羣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
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嘆服人無間言弟請宜即
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
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時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及中書舍人賀琛奉勅撰梁官儀乃啓峻及孔子祛補
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或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武康
令卒官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等

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
恣後也少善莊老兼通考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禮每講
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為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文學及
出為江州刺史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
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其學峻子文阿列在陳史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
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
為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篇聽者常數百人為西省
學士助賀琛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畧遷兼中書

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武帝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
 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為義證事竟勅子祛與右衛朱
 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後加通直正負郎卒
 官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
 周易義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
 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兼國子助
 教於學講說聽者恒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
 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武帝善之

加負外散騎侍郎侃性一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
 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故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
 迎之及至感心疾卒所供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疏並見
 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

沈文阿字國衡梁武弟令浚之子也文阿性剛彊有放
 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
 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採先儒異同自為義疏通三
 禮二傳察孝廉累徵國子助教五經博士簡文帝在東

宮引爲學士深相^以信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
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入援都
臺城陷與張嶮保兵興嶮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
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
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
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領
步兵校尉兼掌儀信自大清之亂^至閣故事無有存者
文阿父峻梁世常嘗朝儀頗有遺藁於是斟酌裁撰禮度
皆自之出及陳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

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
鎖頸致於上前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武
帝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
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文帝即位剋日
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昔者
隆周之時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
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制斯蓋示天下以
有主慮社稷之艱危也未葉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
而七國連兵或踰日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

三十九十六
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紘之重猶未
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
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朝一
二臣衛者也其壞莫之節周禮以王作贄公侯以珪子男
執璧此以玉作瑞也西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
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莫贄不珪
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
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國家大慶四箱雅樂歌奏歡
欣今君臣吞哀北庶制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

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
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殿羣臣陪
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
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中卒贈廷
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
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時儒者多傳其學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季梁餘杭令父山卿
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遊通三
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彊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

荅仕梁爲尚書祠部郎時年蓋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武帝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武帝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兄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州主人奉使關右固欲迎喪久而未成三月晦即是拜周主人弟見在此者爲至月末除靈內外即吉爲待主人還情

禮中竟以中事... 江德藻德藻議謂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葬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爲未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決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喪服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記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旣失亡屍柩葬禮無期時議以爲禮無

終身之喪改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並存亡不測其子孫制服依時釋衰此並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起宜依東關故事在此者並應釋除衰麻毀靈柩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并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洙議奏可文帝即位累遷光祿卿侍東宮讀廢帝嗣位歷尚書左丞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梁代舊律測囚之

法曰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集八坐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宣帝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情之士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永於事為衷若謂

小促前期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
且人之所堪既有彊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
榜笞刺爇身無完者戴就熏針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
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唯輕功
疑唯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為
允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
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冲之祖晷父
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二刻冬
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

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
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
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古今之間參會二漏
之議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畧不問寒暑並依今
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
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
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無捍獄囚無在
夜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宜依范泉前制宣帝曰沈長
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沈議非頓異范

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宣
帝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

戚衮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
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舉年十九梁武
帝勅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衮對高第除揚州祭
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
魏攜儀禮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
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
屍而殞為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

召衮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
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閒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
以荅抗諸儒懾氣時衮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衮精采自
若領荅如流簡文深加歎賞敬帝立為江州長史仍隨
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逼衮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
程文季於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卒於始興王府錄
事參軍衮於梁代撰三禮義記逢亂亡失禮記義四十
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

於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學士
承聖中為兼中書通事舍人仕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
散大夫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
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
中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豪盡每
削用之常蔬食講受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
心起便講誦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
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張崖傳三禮於同
郡劉文紹天嘉元年為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

五禮後為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梁時百
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郎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
以居雖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為國
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
此遷太常丞兼三禮學士後為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
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
學祖父發父淹仕梁俱為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
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

袂襍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
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
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
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
郎時論美其不墜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
志研翫得其精微大建中位鎮南始安王府諮議將軍
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焉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

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
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
伏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於文德殿釋乾
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勅令論議諸儒莫敢先
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羣
襦綃等仍云表御稽古之力譏早喪母有錯絲經帕即
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
噎不能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
東宮出土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每有

講集必令召譏及侯景寇逆譏於圍城之中獨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臺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天嘉中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然宣帝時為武陵王限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

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賜御服衣一襲後主嗣位為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常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勅召譏暨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勅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羣臣曰此即是譏後事陳亡入隋卒于長安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北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具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綬

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
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
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
義十二卷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勅就其家寫入
祕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坂黃岡世有鄉校
由是顧氏多儒學焉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
軍司馬豫章王府諮議參軍家傳儒業並專門教授越
少孤以勤苦自立聰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晝夜弱

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明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
言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諱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
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
正弘直游厚為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
發學兼經史與越名相埒故都下謂之發越焉初為南
平元襄王偉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並見禮重尋轉
行參軍大通中詔颺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還
北主魏慶之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剋捷直至洛
陽既而顥遂肆驕縱又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得

歸裁至彭城慶之果見摧衄越竟得先反時稱其見機
及至除安西湘東王府參軍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
儒在所流通遣越還吳敷揚講說越徧該經藝深明毛
詩傍通異義特善老莊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牘長
七尺三寸美須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
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鍾容止可觀帝深贊
美之由是擢為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
仍令侍宣城王講大同八年轉安西武陵王府內中錄
事參軍尋遷府諮議及侯景之亂越與同志沈文阿等

逃難東歸賊黨數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聖二年詔
受宣惠晉安王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
平無心仕進因歸鄉栖隱于虎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
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為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為國子博
士天嘉中詔侍東宮讀除東中郎都陽王府諮議參軍
甚見優禮尋領羽林監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國子博士
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多所取決咸允施用每侍
講東宮皇太子常虛懷禮接越以宮僚未盡時彥且太
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乃上書言其故帝

深感之而不能革及廢帝即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黃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掌儀禮猶爲帝朝夕講授甚見尊寵時宣帝輔政華皎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譖之宣帝言越將弱蕃鎮遂免官大建元年卒於家年七十所著喪服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誌牋表凡二百餘篇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位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家世冠族不害幼孤而

脩立好學梁世爲太學博士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建儒宮詔付外議依事施行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遷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勅脩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大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除安

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實齊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住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鉅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彊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夕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掉而去留其男女三人

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孝經論語喪服詔舉高第除中軍安成王府記室參軍天嘉中爲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就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遷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爲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爲

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來請道者常數十
百人遷散騎常侍入隋卒於秦王府東閣祭酒著春秋
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
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二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
吳郡陸慶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
高仕梁為婁令天嘉初徵為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
王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
榮為郡三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
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
真何以尚茲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
居以禪誦為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焉

儒林傳第二

通志二百七十三

